

溫州府 國公館

續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六

叙事七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曾南豐集

下同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三世祖鏐。號武肅王。

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

衛將軍。考順之。左待禁閣門。祇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

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

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

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克園子監。直講。編

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遷為修英宗實錄院檢討。

續文章正宗卷第六

公

公

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
 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
 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
 兼通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
 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
 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
 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
 叢細委曲無不統盡具覓於文辭閱放雋偉故出而與
 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眾上以其故名動
 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姦什強

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
 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
 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
 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
 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
 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眾不矯矯為異亦不翕
 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疎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
 公方隕然跡與眾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一無公字為可
 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
 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嗔呿及

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於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夫人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一作郡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

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跡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廼校中書。廼掌帝制。廼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十維新。公安於此。尚利後人。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南豐集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一無至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

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
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
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一無次。
叙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邱人。大父諱同文。
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
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一無字。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
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一無能字。為樞密直學
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
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翊
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

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
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
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佑至今。百有
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
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
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囂。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
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
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邱
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
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

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
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
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賁死。又通判濮州。
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幾亂。公斬姦人。搖濮中者。驚
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
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
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
施。為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
五十有五。一作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尙書虞部郎
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

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
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
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
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
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
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
戚村。徙居楚邱。故今為楚邱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
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
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為聰明。立
聲威者。雖荒謬恃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

驟而遇困。廢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是豈可一無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必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南豐集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于位其孤

敦以君之喪歸葬于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雒山原前塋。

其弟杞以書走亳州。州一無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

年鞏爲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

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爲循吏。

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爲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

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

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也。

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

年八月甲寅。廼葬。君事親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有

善不自一無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

侃又事

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絀雕琢。一作以平易敦樸為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己。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一作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為之名。常出眾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于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于鄴陽倉。以供漕。輸豆于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

絕橋閉門留君。以間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于閩。以益無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一作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于令。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徙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為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為。

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叙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略者三事而已。今一無字余所論次君事。與遷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爲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夔。祖文倚。考廸。贈尙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毫之譙縣。英宗卽位。恩遷祕書丞。徙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卽位。恩遷尙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

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爲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敷也。君旣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爲尤甚。然不得卒。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爲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人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繼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尙似也。詩以

銘之其常存也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南豐集

君諱達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
辟亂家濮陽故今爲濮陽人曾祖考溫祖考名犯濮王
諱考翰贈尙書工部侍郎君幼學于母史氏聰警絕人
及長學于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爲廣濟軍
司理參軍母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
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夫去舊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
撫使王公轉運使李紘皆薦君宜令萬年詔特以爲試
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爲例晏殊爲三司使奏

君爲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諮任
公具材用治宮室五日而用足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
省著作佐郎王巖知益州取君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
遷祕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
殺之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爲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
以爲德入爲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
富善陰謀廣市邸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
會士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
得罪去者或謂君禍始此矣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
爲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坐小

法。知虔州池州福州揚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尙書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荆湖北路轉運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州稅。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論之曰。前事君職也。於吾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官其子。改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月遷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徐州。是時山東大饑。君所活數萬人。取一作遺骸爲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弼爲京東東路安撫使。自爲文祭其冢。明年遷尙書工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歲饑。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

浙東兵馬鈐轄。遷尙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爲水利。又開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兗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兗州景靈宮。知萊州。遷尙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崇福宮。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於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右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臯。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蘄州黃梅令李綱。尙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一作

左班殿直侍吳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劭。鄧州穰縣主簿李毅。進士張伉。君爲人志意廣博。好智謀奇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顛蹙之中。志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蓋人有所不能及也。君尤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來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其卒之歲。某月某甲子。而墓在鄆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橫出。世拘牽。困羈勒。見事爲。萬之。形則。名不沒。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南豐集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壟上。夜然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趕。君策畫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爲屬草藁。監杭州龍山稅。一作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遂從君言。知封州。卽

用爲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
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一作
選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
少。而賦糴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
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
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
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一作窮下
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三州蠲戶以採珠爲富人。所役屬
君奪使自爲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趾使來桂州。陰
齎貨爲市。須負重者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

雷州並海。守方倪爲不善。官屬共善之。倪要奪其書。悉
收官屬并拏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瘦死。君
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
瘐死。人謹叫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卽
本路爲轉運使。罷鼎州六寨。歲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
獄言溪峒南江宜麻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遣人諭禍福。
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爲不可。乃止。召爲開
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
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
課法以滿歲爲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爲權管

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矢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尙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掇其大者如此。君氣仁色溫。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見議慷慨辯且強也。方微時。已數劇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強。守所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已約。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尤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厚。不矜智飾名。噫。可謂篤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嘗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也。工於爲文。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爲盛云。君臨江軍新淦。

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中正。母劉氏。君登朝。考贈光祿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江州軍事推官。平仲。衢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廟齋郎。餘早卒。女三人。嫁集慶軍節度推官曾準。吉州吉水縣主簿應昭式。進士蔡公彥。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於君爲最舊。來乞銘。銘曰。有綽厥政。流播一作播澤在民。有蔚斯文。薦美於身。孰委于

外。不源于內。于內曷以。以其豈弟。其立桓桓。不阿不倚。施不盡有。子則多賢。曷久厥問。闕辭幽一作阡。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南豐集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斬。大父祐。父果。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果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疏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園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

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果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疏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園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

母皆不失所宜。慶歷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

慶歷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塋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尙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皆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蘇氏祖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榮躬以卑。孝於父母。施及窮發。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誦誦。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庫部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南豐集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尙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范君。卒於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其孤屬君之故人李中。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爲狀授使者。告於輦曰。先君墓旣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輦曰。君之行。宜有述。乃爲之誌。其墓而銘之。其叙曰。惟范氏傳序。受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豫章太守甯之後。君諱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尙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祿卿。諱

應辰。君始以父任爲太廟齋郎。累轉至尙書庫部員外郎。歷德化尉。江寧主簿。江都令。知南昌飛鳥彭山三縣。通判通州。徙秦州。又爲勾當開治畿內溝洫。提舉陝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而飛鳥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二縣皆不至。君聚書萬餘卷。強力篤學。爲人恭遜質儉。能自修飭。門內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爲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世之能觀其內者亦少也。始爲江都會歲旱。張若谷爲揚州。遣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

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蔣堂為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為。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為。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寤。共薦之。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歛。治民者以立聲威為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往往嚮意於卑辭貌。煩饗燕贈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故為雲安主鹽利。而議蠲鹽課以數萬。為臨江以興學。教人為先。而厨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往來者。或出語訕君。君不為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贊皇縣

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虛己。元配鄭氏。父龍圖閣直學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司戶參軍鄭夷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齋郎周銓。期餘尚幼。孫男六人。華。叟。巖。叟。澤。叟。商。叟。蒙。叟。真。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感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既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非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用力於空文。居朝廷者。馳騁於虛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修其內。潔身累行者。非自好之篤。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

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溫溫。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為。一世之棄。君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違之。行己有常。在官無疵。曷以知之。眎此銘詩。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南豐集

唐之亡。疆者分其地為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為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溫所與為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溫己子知諫。事昇為

將死。昇追以為其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昇子璟。為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為其祕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為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為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為祕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揚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昇。遂代吳。而徐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

之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凌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爲尤多。多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仙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買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

嫁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諧歸此。邱女子之爲。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南豐集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益。字舜良。會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卽其家。拜衛尉寺丞。公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初爲建安主簿。時尙少。縣人頗易之。及觀公所爲。乃皆大畏服。其督賦稅。未嘗急貧民。或有所

笞罰。唯豪劇吏。以一作而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闔縣爲祠禱。改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挾。爲不法。吏乘其然。乾沒無所忌。公至。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憚吏。使不敢動搖。居頃之。部中肅然。諸豪大吏見公。皆側目而眙。至以鄙言目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不得已。以他計出。公領新淦縣。縣以治聞。去。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改殿中丞。知新繁縣。縣有宿姦數人。公旣繩以法。其餘以恩信遇之。嘗踰月不笞一人。還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尙書屯員外郎。嶺以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別。日浸月滋。爲

吏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凡姦事雖得。有可已者皆不究。公曰。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居郡求姦事最急。苟有萌孽。一切擿發窮治之。屬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輿之致州。爲頌以獻。公使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公不爲動。獨取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旣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然後衆乃服。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最多。號難治。公旣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之暇。時爲之。理營驛。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爲後

利歸。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二千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為之盡。寶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母謝氏。封永安縣君。娶徐氏。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行。一作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三。或作二人。安石。今為大理評事。知鞏縣。慶歷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其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聞鄉里長老言。公為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歛色下氣。一作歛致孝於

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間。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滿其意。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見於小而已。今吾所書是也。其大可知。則家行最篤。已先人嘗從公遊。其言亦然。而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來請銘。遂為之銘。其尤可哀者曰。公堂有母。老不覺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兩棄之。莫不皆死。公有餘悲。

太子司禦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南豐集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

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卽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眎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鄰里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旣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

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其縣君其壘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擘。曰晄。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赫赫宗子。保藩於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於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退。媚于林。

印不蘊爲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旣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王容季墓誌銘

南豐集

容季王氏諱罔。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候官。徙候官者五世矣。曾大父諱廷銘。一作仕。閩王爲安遠軍使。大父諱居政。贈祕書丞。考諱平。爲侍御史。塋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簿。治平某年某月甲子卒於家。年三十有二。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塋汝陰旌義鄉衆義營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尙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尙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序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子子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礪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

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各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卒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序。序之數年。又序深甫之文。復數年耳。而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序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銘曰。

學足以求其內。儻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范景仁墓誌銘 大蘇集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

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旣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塋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璵。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

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竒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廟廊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人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

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克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令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

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綿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第百官不得間見。公

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避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

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

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

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亨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

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漢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儼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

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按。敕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令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財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尙

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

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

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廟。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

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酺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五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一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二。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

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矣。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

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奔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

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於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於汝之襄城。

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公景仁。其德無量。其行無私。其志無私。其心無私。其德無量。其行無私。其志無私。其心無私。其德無量。其行無私。其志無私。其心無私。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旣來。遁歸於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墓于汝。子孫不忘。尙告來者。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大蘇集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於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於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稠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

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

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益有

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尙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大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縠。縠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

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於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於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入年。復中第。第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

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

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

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嘆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年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恣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堊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墮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

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爲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辯。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

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人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論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

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濫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

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殞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塋。公皆塋之。著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塋。又爲買田。賜之。敕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贖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

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

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公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入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

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費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捃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我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

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還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義。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

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柄。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柄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塋於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夫百里矣。其來以數。其人。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

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什。賴帝之明。雖什復興。小試於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歐陽伯和墓誌

張文潛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之長子也。爲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苦於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大儒。以法度檢

東主其徒少能安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既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爲抄掠。應目前。必刮刮根本。見始終。論次使族分剖。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敢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君子瞻哭之。以謂君得文忠之學。漢伯階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

三遷爲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句當箔場。遷光祿寺丞。賜五品服。句當京西排岸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爲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爲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會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爲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卽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說同異。折中爲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卽薦君刊修。君爲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考之又不合。願付君

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其後司天官周琮于淵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三家考古註。又自因事立制。先爲定儀。奏之。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嘗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上以爲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於朝。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治官無大小。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其未成者尙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

充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人皆早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蘇京。次嫁丞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尙幼。孫一人。延世。會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史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充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塋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銘曰。

嗚呼。伯和。夙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爲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爲懟。其將有所耻。云誰之似。唯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誌

公諱瑤。字某某。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學。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

以策鉤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搽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論。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鬪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

出氣力引挈之其胸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三人。會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塋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子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未不敢辭。乃為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窳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

矣。

敘事八 武臣事迹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廬陵集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塋河南密。而密分入於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眾。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

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東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

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石千牛

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爲保靖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靖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

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

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

一無出字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其年五月甲申。塋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

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謹紀

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

諱元。追封邗一作邗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車節

度使。贈尙書令。一有中書令三字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

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

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次日

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日咸庶。一作內殿

崇班。早卒。次日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日咸康。內殿承制。

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

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正惠馬公神道碑

臨川集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會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

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
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
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
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
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
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
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
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
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斂其腐尙可得

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
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
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
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
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羗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
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
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
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後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
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
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

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
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
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
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
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
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
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
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
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
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

塞。小泉銀坑久不登。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
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
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驤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
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
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二班使臣
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
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
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覩邊。會上元。開門張燈。
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
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

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開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

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真宗後
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澣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

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贈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續文正公身後事
卷之六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祿可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
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
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
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一年。
典掌機密。暨於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
曰。孤臣敢曠於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因窮。莫知
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
耄。天爲不謀。德歟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攷。
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續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六

終

六十五

追述

溫州府 州 公 館